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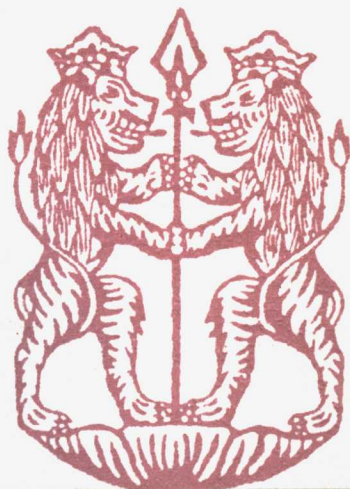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书的故事

附：话说图书

伊 林著 胡愈之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书的故事

附：话说图书

伊林著
胡愈之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的故事/ (俄) 伊林著; 胡愈之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附: 话说图书

ISBN 7-5382-4761-0

I. 书… II. ①伊… ②胡… III. 图书史-通俗读物
N.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72 号

总 顾 问	陈 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 果	于金兰
学术指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 裳	董 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越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出 版 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 数	126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6.9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绠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书的故事》的故事

——胡译新版代序

陈 原

胡愈之在他辞世前一年，留下了一份《自述》，中间有云：

这样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和潘汉年又（从莫斯科）经法国坐船回香港。在旅途中无事可做，我还从法文版转译了苏联作家伊林著的少年读物《书的故事》，后来在生活书店出版，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这部书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生活书店初版，五月再版，半年之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在这之前，此书已有两个译本：一是董纯才译的《白纸黑字》，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海良友版，后转到开明一九三六年八月印行，改名《黑白》；另一部是张允和译的，一九三六年上海中华版，也叫《书的故事》。于是有胡愈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注意：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日，那时我国的进步人士无不为此节日欢呼！）写的《译者后记》。后记里说，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此书已有两个中译本，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后记又说，经他对照以后，发现英译本删去了原书最后一章最末几段文字，“另外却又在上篇第三章后面，加上了一个故事，是嘲笑黑人的愚蠢的。”

后记接着写道：

当初我就怀疑法文本不忠实，就请张仲实先生用俄文原本核对，才知道法文译本是比较忠实的，英译本却把原作增删了许多地方。

我现在手头没有其他两个中译本，不能揭出英译者恶毒地增加的那个种族歧视故事来；但无论如何三十年代初的苏联作家绝对不会写出那样的故事；即使写出，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把它删去。六十年过去

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对出版界的后来者启发很大:这应当是出版的社会史中重要的一节。

作者伊林,一八九五年生于圣彼得堡;正好是胡愈之的同时代人(只比胡大一岁)。伊林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吸引过无数爱好科学的进步青年,直到解放初期,他的作品在新中国还是走红的。多数读者不知道这“伊林”是马尔夏克的笔名——也幸好不知,否则人们又会误会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诗人S.马尔夏克了。伊林的父亲是个应用化学家。他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的哥哥就是那个著名的诗人—儿童文学家(他的著名儿童诗《密斯脱特威斯脱》恰好是讽刺美国歧视黑人的,我曾在一九四七年译登在开明书店的杂志上,听说一九四九年曾出过单行本,不过不是开明出的);他的妹妹伊林娜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小说《第四高度》有任溶溶的中译本,改名为《古丽雅的道路》,此书印过多次,有过多少中国少年儿童为这第四高度而奋斗呀!)。伊林读完高等技术学校后,就专门从事科普创作,他的作品,时人称之为“科学文艺”。

《五年计划的故事》(原名是《一个伟大计划的故事》)不是这位作家的第一部科普作品,却使他名传四海,并且使他在世界进步文艺界享得盛誉。也许这是靠他把文学跟科学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那么优美,那么动人的才能;也许是靠他能把最复杂的科学技术用最简明易懂和扣人心弦的技巧表达出来;——所有这些,当时的大作家如高尔基,如罗曼·罗兰都称赞过了。也许还不止此。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也许还靠那时激动人心的“新事物”:一个新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新理想的试验场地,一群新人物,古老的科技在崭新的社会条件下,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富强的理想国——至少那时是这样想的,所以伊林这部描写当时被全世界注视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心态和科

学设想的通俗读物,受到左的和右的读者群的极大关注;何况其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悲惨的经济恐慌(一九二九年以来),这就使这部科学与文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理想巧妙结合的小书,风行全球。这就是我上文提及的出版社会史。

伊林其后写了一连串同《五年计划的故事》相类似的作品,其中包括《十万个为什么》,《山和人》(中译本作《人和山》),《人怎样变成巨人》……以及本书《黑和白》——书的故事。所有这些读物,可以说,开辟了科普读物的一个新纪元,它们不只受到了少年儿童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大人的欢迎,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头一种译本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译者是吴朗西。在这四个月前(一九三一年八月),这家书局刚出版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初版一下就卖光了,接着再版,然后才出这部《五年计划的故事》。这都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后的事。

新生命书局本来是一家国民党右派政客周佛海、陶希圣和右派文人樊仲云主持的出版社,后来在抗战中这些头脑都变成汉奸。但是三十年代初,进步文化界却巧妙地利用了这家书局初版了一些好书。五十多年后,胡愈之回忆说,樊仲云原来也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做过编辑,与胡愈之同过事。他后来脱离了商务,依靠汪精卫派的势力办了新生命书局,还出版一个杂志,《社会与教育》。为了杂志打开销路,樊仲云不得不找一些进步文化人写稿子,这样,胡愈之通过世界语游历莫斯科(一九三一年一月)——也是胡愈之第一次到苏联——所写的散文纪事,就先在《社会与教育》连载,其后出了单行本。胡愈之回忆道:

这本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查禁各种进步书刊的情况下得以出版,可说是件侥幸的事。这是因为文章最初是在樊仲云编的杂志上发表的,书也是在他办的书店出版的,所以没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但后来就不得了,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到一九三

二年十月，书就再版了五次。……国民党终于注意了，书就遭到了禁止，但在香港、南洋翻印出版的还很多。

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却没有被查禁。这也是一页很有意思，也很有趣的出版社会史。

《书的故事》讲的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从文字的历史开始，讲到发明纸张和印刷术。更准确点说，是信息革命以前信息传播的故事。确实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一点不费劲地获得了几千年来人类如何靠文字，图画，印刷来积累知识，传播知识，普及知识的历史。书的最后一章讲“书的命运”。最后一段被英文本删节的是讲人和书同时被焚烧的故事。

故事说，十六世纪法国里昂排字工人大罢工（作者说，“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次排字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两年之久。有一个印刷所老板名叫陀莱的，“背叛了他的同行的老板，帮了工人许多的忙”。工潮结束了，那些老板们没有忘记这一回事。五年以后，印刷业的老板们联名控告陀莱，罪名是印刷反宗教的书籍。作者说：

这案子很快就判决了。陀莱被判处死刑。他和他所印刷的书，一起在巴黎摩贝尔广场，被架着柴火焚烧掉了。

书写得较早，纳粹还未上台，否则作者肯定会写出纳粹焚书然后焚人的故事，而且肯定会写得有声有色。

书的故事是从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的故事开始的。

从前有一个人，作者说他是个好事的人，我则说他是个书迷；他发誓要找寻世界上第一本书。他从这里找到那里，从一个图书馆找到另外一个图书馆；一年一年过去了，他没有找着，反而有一天大概是疲劳过度，从一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摔下来摔死了。

但是就算他能再活上一百岁也休想达到他原来的目的。因为世界上开头第一本书，在他出世前几千年，早就变成泥土，埋在地底下了。

伊林这样说。

原来——作者说——世界上第一本书，不是印刷品，而是人。是活

人。最初的书就是能说话的人！知识和信息几千年前，是靠了活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如果伊林今天还活着，他会写下去，他会说，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书，也将不是印刷品，而是——电子书！电子传播的书。通过电子计算机，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络的“书”！

这也是出版社会史的一页。

无论如何，重温一下伊林的《书的故事》，特别是重读一下把整个生命跟书，跟出版，跟印刷联结在一起的胡愈之翻译的《书的故事》，还是很有趣味，很有启发和很有教益的。

1996年6月3日

目 录

《书的故事》的故事

——胡译新版代序

陈原

上 篇 1

第一章 活的书 3

关于活图书馆的故事 4

第二章 备忘录 8

第三章 东西说话 12

第四章 画图的文字 14

一个失踪的探险队的故事 16

第五章 谜的文字 23

第六章 文字搬家 31

下 篇 43

第一章 永久的书 45

第二章 带的书 51

一个誊录手的故事 56

第三章 蜡的书 59

第四章 皮的书 64

第五章 胜利的纸 72

第六章 书的命运 81

译者后记 85

作者的话——分点时间给图书——作者和签名——有意义的礼物——创纪录的畅销书——分手的代价——如果缺前言——影印版和盗版——书商是怎么样的人？——一见倾心——护封勒口说明什么？——现在出售——“自己的”商店——带着背囊去……取书——对威廉·白拉克的赞颂——图书之林——在扉页后面……——插图画家的心愿——手卷，木函，图书——封皮夹里的秘密——修复师的劳动——书架的气候——蛀书虫和书签——修补小常识——蜂蜡和肥皂泡沫——您的家庭藏书——收藏无须花重金——谁有资格称书迷——关于阅读速度——书报检查和焚书——图书自由纪念日——作家是否也应该是演员——万事开头难——孤岛乐园——读书的权利——图书管理员是怎么样的人？——图书的未来

上 篇

第一章 活的书

世界上开头第一本书，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印刷的还是手抄的呢？是用纸做成的，还是用旁的东西做成的呢？如果现在还存在着这样一本书，那么在哪家图书馆里才找得到呢？

据说从前有过一个好事的人，他想在全世界每家图书馆里，去找寻这第一本书。他整年整月钻在了上了年纪的黄烂的，虫蚀的旧书堆里过日子。他的衣服和鞋子上面，堆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不知道的人，还当他是刚才从沙漠里长途旅行了回来。临了，他是从一家图书馆书架子前面一条长梯子上面跌下来死了。但是就算他能再活上一百岁也休想达到了他的原来目的。因为世界上开头第一本书，在他出世以前几千年，早就变成泥土，埋在地底下了。

这世界上第一本书，一点不像现在我们所有的书。这第一本书是有手有脚的。它并不放在书架子上面。它能说话，也能唱歌。总之，这是一本活的书：这就是人。

原来在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读书写字。在那时既没有书，也没有纸，更没有墨和笔。那时候，一切先代的故事，法律和信仰，并不是保藏在书架子上面，而是从人们的记忆中遗留下来的。

人们死了，故事还是存留着，从父亲传到儿子，一代一代地留传下去。可是从一只耳朵传到另一只耳朵，历史就会变了些样子。一部分是忘掉了，一部分是后来穿插了进去。时间把历

史磨光，正像河水磨光两岸的石块儿一样。譬如一个勇敢的战士的传说，后来就附会成一个巨人的故事：这巨人不怕箭，不怕枪，能够像狼一般地在林中跑，像鹰一般地在天上飞。

在我们这个时代，僻远的地方，还有些老头子，老婆子，爱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一切写下的书本里，都不曾留下踪影。这些故事一般就叫作传说或神话。

在很久以前，希腊人有一个习惯，爱唱《伊里雅德》(Iliade)和《奥德赛》(Odyssee)这两首诗歌。这诗歌说的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战争的故事。这样地，人们一径听着唱这故事，直到了几世纪之后，才用文字写下来。

唱这些诗歌的人，希腊人就称作“阿德”(Aede)。每逢宴会的时候，阿德是最受人欢迎的。

阿德首先是靠住一根圆柱坐着。头上挂着他的竖琴。宴会快要完毕的时候，大盘的肉都吃空了，满篮的面包也光了。人们取出双柄的金杯子，放在桌上。客人们从新坐好位子，等待着音乐的演奏。

这时候，阿德才一手捧着竖琴，一手弹着琴弦，开始唱着长篇的故事，又是狡猾的攸里西斯(Ulysse)啊，又是骁勇善战的阿奚里(Achille)啊。

阿德的歌是很悦耳的。可是总没有我们的书那样便当。因为现在我们只要花上几毛钱，就能买到一本伊里雅德，而且可以放在袋子里。这书不会要求什么。它既不要吃，又不要喝，从不会害病，更不会死亡，那是多么方便啊！

因此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关于活图书馆的故事

从前在罗马有过一个有钱的商人，叫作伊台里厄斯(Itellius)。

说起他的财富，多得几乎难以叫人相信。他有一所挺大的住宅，可以容得下罗马全城的居民。每天他吃饭的时候，一定有三百个客人在一起。这三百个客人，一个个都是从最有声望最有才学的罗马公民中挑选出来的。

他的吃饭的台子，也不止一张。他有三十张吃饭的台子。每一张台子都铺上了金线绣成的讲究的台毯。

他用了最精致的食品款待客人。在那时候，有一个风气，就是款待客人，除了讲究的食品之外，还要有最高雅最愉快的谈话。

但是伊台里厄斯所缺少的，就只是教育。他不大懂得读书，所以那些乐意接受他的邀请的客人，暗中都在笑着他。

因此他在席上几乎没法子和客人谈些高雅的话儿。有时勉强谈了一些话，他就看出来，客人都在尽力忍着笑在听他。

这事情使他很难受。可是他生性太懒了，不能埋头在书本上用工夫，他也没有刻苦用功的习惯。伊台里厄斯为了这事，想了好久好久，这才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就命令他的管家，从他的大批奴隶中间，挑选出两百个挺聪明挺有教养的，每一个人都指定了一本书，例如《伊里雅德》、《奥德赛》等等，叫他们各自用功读熟了。

这件事对于管家，可不是十分好办。他得费了许多力，督促责罚着那些挑选出来的两百个奴隶们，才算达到了他的主人的愿望。

这样，伊台里厄斯算是有了一个活的图书馆了。这在他是多么快活啊！

于是每天席上，到了和客人谈话的时候，他只消向管家做一个手势，就有一大群奴隶靠着壁肃静地站着。伊台里厄斯要念那一本书的哪一节，就有一个奴隶出来，照样背诵，一个字也没错。这些奴隶，就用他们各自所记熟的书当作名字，例如有一个